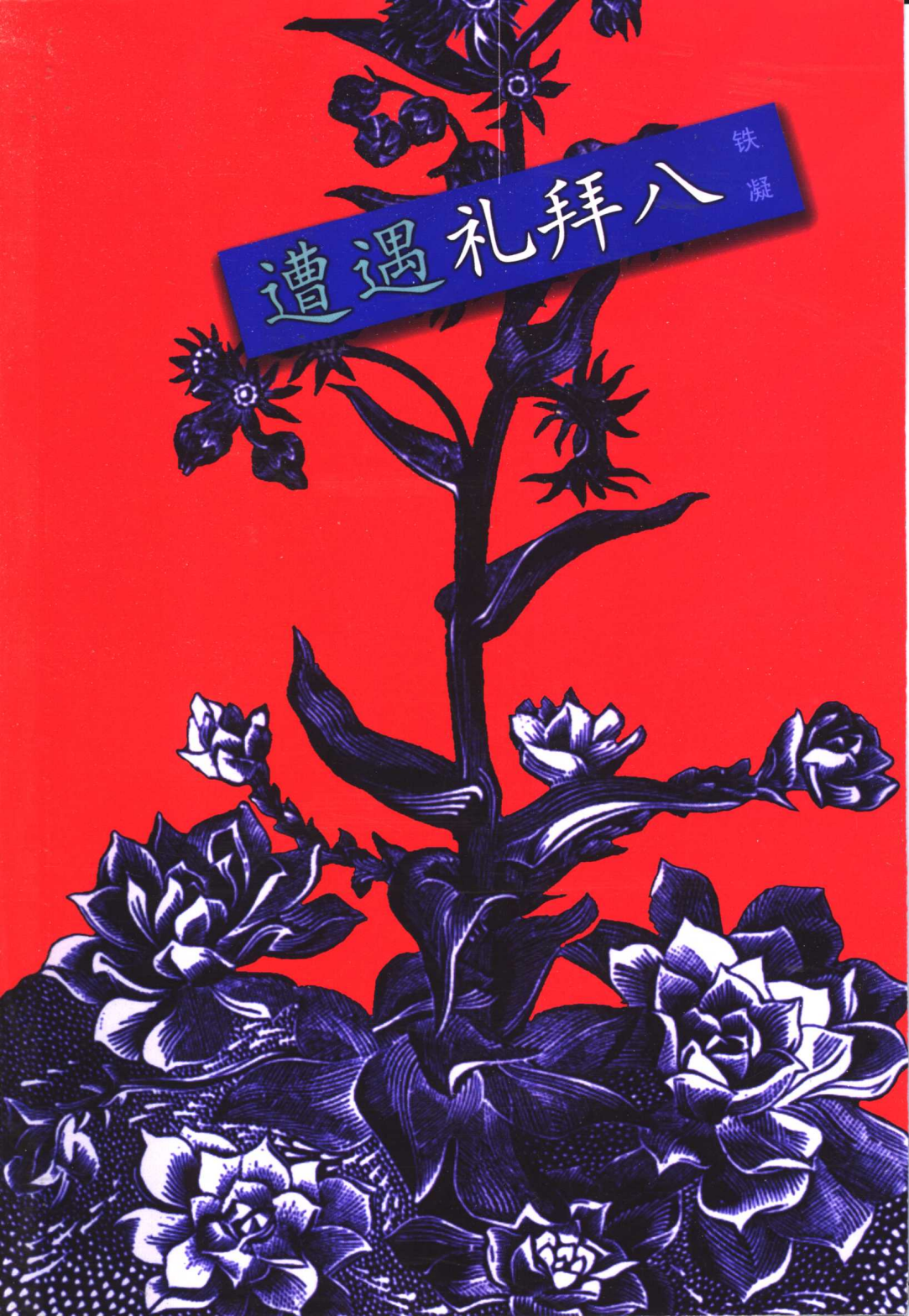


遭遇礼拜八

铁
凝





镜 子 里 的 城 市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

遭遇 礼拜八

铁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礼拜八 / 铁凝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镜子里的城市)

ISBN 7-80673-089-3

I. 遭... II. 铁...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5348号

策 划 张彦魁 张永生
责任编辑 张采鑫 张晓黎
装帧设计 张志伟
美术作品 陈淑霞
美术编辑 李文侠
责任校对 张晓黎

丛 书 名 镜子里的城市·铁凝
书 名 遭遇礼拜八
作 者 铁 凝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 050071)
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 050061)

制 版 北京蓝海洋广告公司
印 刷 石家庄市石新印刷厂
(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园街458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5 插页 0.625
印 数 1—16500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089-3 / I·061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选择“镜子里的城市”作我这套小说集的总标题，原因大约如下：

首先，这五本集子所选的小说都以城市作为故事的背景。比如《永远有多远》，比如《对面》，比如《午后悬崖》……对文学而言，任何故事的背景都是重要的，大到历史风云，小到一个人的内心。那背景可以遥远含蓄，若即若离，却含糊不得。含蓄是作家心中有数之后的表达方式，含糊的结果会使你的小说变得可疑和轻浮。这并不是说背景的重要就已经大于你的故事本身，大于你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轨迹，不是的。只是，没有人物赖以生存的物质背景，人物的心灵世界就是无根的。然而背景也仅仅是背景。我常被问及“你这小说是写城市的还是写农村的？”或者，“你这小说是城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每到这时我总觉得难以作答。我以为这是对小说的一种粗糙的划分，过分强调了地理环境因而忽略了文学的本质。让背景就是背景吧，要紧的是这背景之下的人怎么了？

其次，“镜子里的城市”如果侧重的是镜子，那是

因为镜子似乎有一种干净和诚实到无情地步的品质，又仿佛天生一种善施法术和光怪陆离的诱人特征。只因善施法术，其自身又有了不可回避的局限性。不过歌德说过：“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种心思。”如果镜子是写作者的心和眼，那么，有多少面镜子就有多少种城市。我的小说也不过是无数个镜子当中的一个。在这时，我更愿意把这个“城市”拟人化——至少和人有着共生的意味。他或她一定应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他们的血肉他们的情感也一定应该在这不可回避的局限性里凸现出来。局限性的积极意义也就在此。

我一直希望能够在局限性里获得自由，我一直希望我能够比现在写得更好。

2001年中秋



陈淑霞艺术简历

1963年生于浙江，198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任北京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1991年参加“新生代艺术展”，1995年举办“个人作品展”，1999年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2000年参加“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曾获91中国油画年展银奖，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铜奖，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等。

目 录



木樨地 1

遭遇礼拜八 116

遭遇凤凰台 133

马路动作 145

木樨地

1

那是个闰年。那年有两个八月。

阳历五月，草莓熟了，肥硕的果实灿烂如血。乡下人把它们装进草筐、纸箱，再用张白包袱皮兜住，驮进平易市，扛进平易市，塞满平易市的便道。平易的街肥了。

卖草莓的女人掌心开艳红的手掌，不讲那果实的成色，不留意买主杀价的幅度，单讲村里的孩子和鸡：连着多少天，母鸡清晨打鸣，孩子半夜嚎哭。村口老槐树上又贴起了“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的告示。中午，她们就着槐树的阴凉嚼干饼和驴肉。草莓的汁液在人行便道上流淌，叫人想起流血的动乱。

六月，市内那座著名古书院中的千年翠柏被一阵旋风连根拔起，仿佛响应了卖草莓的女人那不吉祥的叙述。

七月的一个夜里，丑时刚过，平易市的暖壶盖、锅盖忽然啪啪地蹦跳起来，那些依偎在背静胡同的老房、旧墙也吱吱地齐声怪叫。接着，一阵狂躁的、仿佛自地心迸发的运动将清醒的和不清醒的人全部颠下床来。

人们踉跄着拥上大街，回身凝望居心叵测的房屋，惧怕着又等待着它那毁灭性的变故。

平易没有毁灭，天空有了亮色。一切悸动戛然而止，老房和旧墙仅仅开了裂。那蜿蜒的伤痕如闪电的图形，如动怒的人前额暴凸的青筋，倒叫你永远悬个念头，给你更添一份恐怖。

天渐渐亮起来。人们渐渐明白自己为什么衣冠不整地站在街上，站在远离建筑物的空地和广场。对天体地理有研究的内行早已估计，那是地壳的暴虐给予人的袭击。那真正遭受毁灭性袭击的地点并不是平易市，那地点距平易有多远？三百公里，也许四百。平易的动荡仅是那暴虐的余波。



果然，人们估对了距离和方位，那力量的中心是人口密集的城市朋城。

幸好不近。人们想。

但是，经历了半夜的颠荡，平易人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对墙和砖的惧怕，对屋顶、钢筋和预制板的厌弃了。

土产杂品店的门大开了，库存的苇席、竹竿立即被抢购一空。更有腿快的机关，已经开车直奔大洋淀。大洋淀里那光洁、柔润的席子如滚滚云朵朝平易市拥来。“临建”搭起来了，棚子里飘着淀水的野腥味儿。人们头顶上的重量没有了，人们到底给自己找到了这最富安全感的归宿。置身其中，如同真正逃离了那些既成全人、又毁灭人的建筑，如同真正贴近了稳妥的大地和泥土。

在这块泥土上虽不必搭弓射箭、茹毛饮血，但总得捡几块砖头支起铁锅——人们得活下去。于是，炊烟冒起来了。

不时有坏消息从朋城传来：朋城暂时从地球上消失了。死去的人已不是用五位数可以计算。封埋在瓦砾下的死人、活人都等待拥向那里的救援队伍去发掘，去分辨。

平易人的脸仍然阴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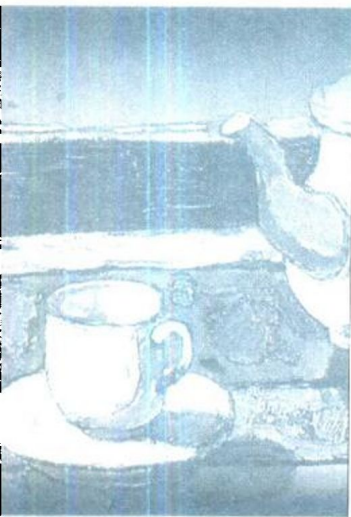
只有孩子们不顾大人的脸色，没时没晌地在那些临时小区内雀跃。他们比往常更疯，收敛不住地打闹。日子是太没有花样了，天灾简直使他们惊喜交加。他们试探着从养育过他们的旧楼房里跑进跑出，半真半假地钻进厕所去寻找更兴奋的时刻。

大人自然是不准，站在“临建”前面呐喊着说：“还不滚出来，逞什么能！不想要命给我搬回去住！”

孩子们你推我搡地出了楼，躲过大人的眼光就又钻进去。回“老家”上厕所成了他们彼此考验胆量的娱乐。

大人以身作则地守着新规矩：背过脸去，在那些屋角、墙根处行事。久之，那些屋角、墙根便出现了一溜溜潮湿的坑穴，宛若大雨过后屋檐下被雨脚砸出的坑洼。

孩子们窥视着他们的举止，暗中嘲笑他们的胆怯和不文明。




那些坑洼多了，平易市脏了。人们却不以为然。钱花得放肆，什么好吃吃什么。话题是共同的：还会发生什么吗？那惊天动地的断裂何时会袭来？言语间甚至透着一种恐惧的企望。好像事情并未了结：房还裂在那里呢，墙还歪在那里呢！虽无人想到世界的末日，但那扔靴子的相声人们却没有忘记。相声里楼上那个房客不是刚扔在地板上一只靴子么？人们只等待第二只靴子也扔向地板。

平易市派出的救灾队伍朝着朋城去了；朋城的灾民拥向平易市来了。

平易市的街头蠕动着灰色的人流。这些幸存者面容麻木，眼神茫然，皮肤糊盖着厚腻的尘垢。女人肮脏的乳房在破衣片下随意袒露着，带出已不再需要畏惧什么的气势。他们走进那些临建小区，没有眼泪，也不诉说，只是抱住水龙头抢水喝。

一位灰眉灰眼的高个子男人也混杂在灾民队伍里前进。所以用前进来形容这位高个子男人，是因为除了他那件濒临稀碎的杭罗短袖衫证实着他也经历过那番苦难，从其他各方面讲，他都有别于那些灾民。他的面容并不麻木，眼神并不茫然，他更没有奔向水龙头去抢水。他只是目力集中地向前，像目的明确、信心百倍、急不可待地去办一件事。



他那粗硬、花白、一边倒的发式，配上他那颗不大的、偏长的、探出肩胛骨以外的头颅，更显出了他那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志。头颅探出肩胛骨是驼背的象征。背驼，身体才能显出前倾；前倾，有时则成了一种办事认真、喜于探究的风度。他就是带着这种认真和探究的风度前进在平易大街上。

他是平易市公民，却暂时没有让人辨认出来。

眼下他也不需要被人辨认，他体内只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强烈要求。现在他的体态正是由于这种按捺不住的要求所致。这要求是由来已久的，也许它可以追溯到那突然事变以前。是朋城给他的那一闷棍，使他一下失去了实现这要求的机会。再后来搭乘卡车回平易，一路上他曾意识到这要求仍然强烈地存在，但每当就要实现时，总是被一个理由所打断，使他一下子便忘却了他急于实现的到底是什么。

走进平易，那意识几次明确又几次模糊，他努力捕捉着，巩固着。现在他终于使那意识巩固了下来。他惟恐由于什么原因再被打断，比如平易人认出他来，截住他打听那里的一切。在平易能认出他的人，据他估计总不在少数。作为一个老平易人，作为平易市歌舞团的一个老编导，目前他最怕别人叫他一声：“嗨，那不是老万吗？老万同志！万导演！”

老万在一堵不高的墙外走着，墙内忽然传来一阵呛人的气味。那气味提醒他，他必须到墙那边去，那边能帮助他实现那个顽固的意念。

他转进墙内。原来这是一个临时居住小区，这小区临建在一个小广场上，大小席棚在广场上星罗棋布。原来他熟悉这地方，有一次他还在广场那个土台上为一件什么事讲过话，台下是一片化着妆的胖圆脸。那时他并没有留意那里有什么不好的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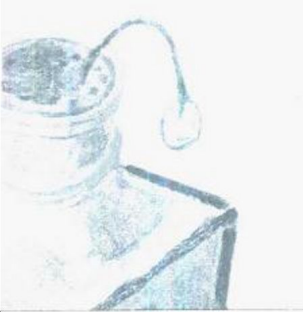
那么对了，这是厕所。是它把他吸引来的，是它帮他再次证实了他那个顽固意识的存在。

厕所里传来一阵孩子的笑声。老万寻了笑声拐进去，放眼四顾，几个孩子正站在角落里，收胸腆肚地比赛那排泄物的射程。老万激动地和他们站作一排。

他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终于形象地帮他实现了那个久远的要求。但他站在那些潮湿的坑穴前，浑身颤抖得厉害。半天，那种奇妙的解放感才从全身涌向一处。但他还在抖着，颤抖使他竟对不准那坑。孩子们打量着这陌生的客人，哧哧地笑着跑了。

老万终于获得了解放，并且从那解放里，从孩子们的背影里，终于回忆起几十个小时之前的事。几十个小时之前他也有孩子，有孩子就有老婆，老婆叫苗玉芹。他还想起苗玉芹和他结婚七个月就生孩子，生下的孩子也姓万。老万还想起，如今苗玉芹没有和他一起搭车回平易是因为她死了，就死在那场灾难的瓦砾中。老万没有死，那是因为……要讲清那原因并不难，也不易。

老万走出厕所，辨认了一阵方向，认出了一些熟悉的脸。原来他也当属于这个小区。他奔向了他的栖身之地。



他立刻被更多的脸、更多的眼睛发现了，立刻被发现他的人们围严了。那是他的同志们。老万就爱用“同志们”和人讲话。他说：“同志们哪，这就是革命呀！”他说：“同志们哪，我这一百多斤就交出来啦！”他说：“同志们，什么是歌舞？就是有歌有舞。南京到北京，跑驴荷花灯。”惯了。

热情的同志们都说他能活着回来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人们暂时不去逼他描述那“庞贝的末日”里的具体细节，谁都知道他不幸失去了爱妻苗玉芹同志。难道人在悲痛中还要被人追问悲痛么？人们观察老万的仪表，特别注意着他那副人人熟悉的金丝眼镜，只小心翼翼地探询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怎么逃出来的？”老万出人意料地反问人们，眼镜片和金丝框架在席棚外的毒日头下闪闪烁烁。看上去他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悲痛。

探询他的人到底又放肆起来，还出现了放肆的笑脸。老万不笑。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是由来已久的作风。多久？只有他最老最老的战友，最老最老的同志才知道，如果他童年的伙伴也能称作同志的话。比如他的同乡米良。米良在哪儿？几十个小时之前，老万在朋城还想到过他。他想了一个地址，没想完全。

片刻，人们开始追问老万。他们终于又听见了他祖上遗传给他的标准方言：“怎么逃出来的？全凭了我这点儿舞蹈基础！”他把全说成“窜”。

难得的笑容又在人们脸上打了个闪。

打闪一般的笑叫老万看见了，老万到底又体味到满足。

老万不笑，却最愿意看见人们脸上的笑。要是由于他的存在，人们笑得开心，老万便更加得意自己的价值。他愿意把笑让给别人。他常想：笑总比哭好。要是人们由于他的谈话而愉快，要求他再来一段时，他一定会说：

“一段？只要是你给我提供时间、地点，那就不是一段的问题。你就来吧！”

于是他们笑着静听下文。但是，老万现在忽然没了下文。究竟，他是怎么运用了他那身舞蹈基础幸免于横祸呢？有人吞吐着追问，老万没有立时回答：他不是故意辜负人们的热望，他需要对那个神奇的几秒钟作仔细的回忆。

善良的同志给了老万这回忆的余地。人们七手八脚给老万领了竹竿、苇席，七手八脚为他搭起住所，便散去了。

老万钻进属于他的住所里，躲在飘着淀水潮气的苇席上。他打起了呼噜。

他没有梦见那砖头、瓦砾的世界，没有梦见孩子们那断掉的胳膊，老太太粽子样的小脚，男人、女人豆腐渣一般的脑浆。

他总是白天睡，晚上醒。醒来天总是黑的，两边挨得很近的棚子里都有响动。他谛听着，想起早些年他做过一个梦，在梦里他不知怎么的就强奸了一个女人。大梦醒来他很痛恨自己，便把那梦讲给苗玉芹。苗玉芹给了他一个耳光。他揉揉脸说：“一个梦。也值当的。”苗玉芹又扬起

了手，老万说：“是我编的。”幸好苗玉芹没有再追究那梦里的事。其实老万会编剧，却不曾编过梦。

老万真的醒了，从棚子里走出来。

一切好好的。

天上挂着星星，人在什么地方制造着生命；花圃里的花朵朝着月光努力酝酿成种子，青年男女在树影里拥抱着爱情。树也有，房子也有，厕所也有，人们照样愿意听老万讲“舞蹈基础”。谁家棚下摆了盆四季桂，迟早要开花。

桂花是很香的，老万知道。

桂花原本叫木樨，老万知道。

老万的村子名叫木樨地，一个很香的村名，老万知道。

2

木樨地没有木樨。

木樨地有过木樨。

老万的奶奶说，多少多少年以前，有位皇帝遇上改朝换代遭散宫女。宫女抱着一棵桂花来到这里，入乡随俗，扎了根，落了户，种上桂花，村子也改名木樨地。

遇上改朝换代的皇帝，木樨地人知道不少，可远的太远，近的太近，惟有崇祯不远不近，那么，就是崇祯。



后来清兵入关，崇祯吊死煤山，那宫女不久也投河而尽，木樨立死。

老万没有见过木樨地的木樨，他只见过苜蓿。苜蓿，草本植物，开蝶形花，紫色，是一种重要牧草。春天，那里闲散的土地上，遍长着婆婆奶、大坂花和苜蓿。苜蓿的花最小，却能连接成片。老万奶奶常从苜蓿花里唤回老万。奶奶不管老万叫老万，奶奶唤他老一。老是小，老万在大排行里列位十一，所以奶奶和别人都唤他老一。

“老一，你那耳朵哩！”奶奶站在村头上唤。

老万知道奶奶不是关心他的耳朵，奶奶是希望他竖起耳朵。

老万听懂了，踏着苜蓿，嘴里念着：“在田野里我们奔跑，一股暖气直透背胸”，跑回村子。

田野、暖气、奔跑、背胸，那是老万念过的课本。

奶奶喊老万，是让老万到后街点心铺里给她取点心。那做点心的铺子是奶奶开的，师傅是雇的。

一间黑板搭门，一个大吊炉，吊炉里整日喷着火舌。师傅用胳膊窝夹起吊炉杆，伸高胳膊往里码着坯料。火舌喷出来，照着他的脸，照着门前的一棵老槐树。老槐树下整日团聚着木樨地闲坐的乡亲。老万的父亲，村里一位教古文也教白话文的先生，他不在这里闲坐。他出现在这里时，那必定是村里出了婚娶大事。那时老万先生便在树下摆起一只板凳，信手从铺子里拿出笔墨，再铺张点心纸，开